



現代文學叢刊

芥川龍之介集

馮子韜譯

中華書局印行

刊叢學文代現

芥川龍之介集

馮子韜譯



中華書局印行

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作風和藝術觀

嘗芥川龍之介在新思潮發表了小說鼻子（魯迅曾譯成中文，載開明書店版芥川龍之介集中）的時候，他的先生夏目漱石曾以這樣的話去激勵他，——『這樣的作品你如果多寫十篇，日本自不消說，你可以成功世界上 Unique 作家的一人。』可是，以我看來，這樣的作品現在已經不止十篇了，世界文壇是不是如他先生那樣認識他呢，的確是一個疑問。

他聳動了中國文壇的注意，大約是他的自戕而不是他的作品吧。他的作品，成功的作品大都已移植到中國來了。可是國內文壇對他依然地很冷淡。照我想，中國人對菊池寬，谷崎潤一郎比之對芥川來得親熱些。即使世界的文壇也許是一樣吧。有島武郎十分受法國人的歡迎，菊池寬受英國人推崇為日本的蕭伯納。寡聞的我現在還沒有聽到世界上的人（日本人當然是例外）對芥川的作品，說過了些什麼話。當然，我是十分願意知道的。

據我個人的意見，他先生對他講了的上面的話，並非是簡單的激勵的話。他的先生的確認識了他的天才。這裏說的天才，或許應該換一個名詞，叫作他的「長處」。他的「長處」也只有他的先生最喜歡的。爲什麼呢？因爲他的「長處」就是他的先生的作風之延長。換句話就是自然主義作風之完成。或許從浪漫派文學的觀點看來，人們有些不服稱他爲天才或 Unique 作家。或許也就因爲這個關係，——資本主義末期文學統治下的關係，使許多人忽略了他的天才，忘記了他的 Unique 的地位。本來，至少，我們應該承認他在日本文壇正如從前 Flaubert 在法國文壇一樣是 Unique 的。

要知道他的作風，首先要知道他對藝術的態度，即他的藝術觀。澄江堂日記會供給我們一些資料。

他喜歡考證，這事情不僅只在他的多量的歷史小說中可以看出來，在他的隨筆或其他小說中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對於歷史小說的見解，也可以說明他的藝術觀是怎麼樣的。

——既然說是歷史小說，不能不忠實於一時代的風俗或人情。可是也會有些作品是只拿一時代的特色——特別是道德上的特色作主題的。比如日本的王朝時代，男女關係的想法，和現代的這些是十分不相同的。作者自身有如和泉式郎的朋友一樣，虛心平氣把這些地方描寫出來。這種歷史小說在他和現代的對照中，自然很容易提出一種暗示。

……（歷史小說——澄江堂日記）

這種歷史小說自然只是一種博物學的記錄似的東西。從這裏我們很容易發見他對藝術的態度和 Flaubert 共通的地方。自然這是站在實證科學基調上的自然主義的藝術觀。

可是，他在另外一個小題目下，這樣說。

——藝術至上主義的極致是 Flaubert。據他自己說：「神顯現於萬象之創造中，却不給人們看見他的姿態。藝術家對於創作也應該如此。」因此，即在波娃利夫人裏面，雖然展開了 Mikrokosmos，却不打動我們的情

感。

藝術至上主義——至少是小說上的藝術至上主義，的確是容易使人打呵欠的東西。（藝術至上主義——澄江堂日記）

這裏的藝術至上主義的涵意當然並不很廣汎，只限於極致的自然主義藝術見解而言。他雖然有這樣的感想，可是他的主張——至少是他的作品所表示的並不見得和 Flaubert 有多大矛盾。

實際上，他的作品也這樣證明着。他的作品是表現某種性格在某種環境中如何發展的記錄，換到歷史小說上來說，就是一時代特色的記錄。的確像他自知之明一樣，也許有人因讀他的作品而打呵欠呢。

在某傻子的一生中，他有了這樣的自白。

——他（作者自己）從 Anatole France 移行到十八世紀的哲學者去了。可是，沒有接近盧梭。這或許因為他自己的一面，——容易為熱情所驅使的一面，近於盧梭的原故。他接近了和他自己之另一面——富於冷

靜的理智之一面相近的“Candide”的哲學者（人工的翼）從這樣的人生觀出發，他的藝術觀必然不是唯情主義的，而是理性主義的。這決定了他的作品之作風。

再深進的研究，這裏應該中止了。

這裏所選譯的四篇，前兩篇是屬於前期的作品，後兩篇是他要自戕的那一年的作品。這裏本想搜集沒有被人翻譯過的作品，可是翻好了以後纔知道河童已經有人翻過了。這裏的譯品却沒有機會參考別人的長處。

最後，本擬在此地介紹作者的履歷，可是，我覺得既然已經把某傻子的一生譯出，這一項工作是可以省略了。這篇作品從他的青年時代起一直到他自戕的一年為止，他的內面生活如何變遷，如何和外面環境錯縱交接，追蹤得非常簡潔而完備。母親留給他的先天的遺傳（狂病）；老姑給他的後天影響（要倒塌的舊社會習慣）；他的先生夏目漱石給他的藝術上的薰陶（自然主義）；資本主義末期藝術對他的刺激（時代病，個人主義，世紀

末)。因此，他人生中種種事變，——結婚，生兒子，家庭生活，藝術家生活，社會生活，戀愛生活都包括無遺。許許多多的矛盾集中到他的身上來，如像被運命翻弄的人似的毫無辦法去解脫，可是他是不相信運命的，他只好稱自己之一生爲傻子的一生。在他面前只剩下自殺和發瘋兩條路時，他從容地踏上前者的道路上去了。

一九三一，八，二十，譯者記。

芥川龍之介集目次

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作風和藝術觀

母親

將軍

河童

芥川龍之介集

母親

一

放在房子一隅的鏡臺分明地映着牆壁塗成西洋室似的而鋪上日本式蓆子的——上海特有的旅館二樓的一部分。首先，一直對過就是天空顏色的牆壁，其次是幾鋪新亮的蓆子，最後是一位梳西洋髻的背對着這邊的女人，——這些都在冷冷的光線中玲瓏透徹地反映着。女人好像一直就在那邊縫紉着或做別的什麼似的。

不過因為背向這邊的關係，只從銘仙的罩衣的肩頭上，要鬆散的前髮之端末，稍為露出蒼白的側臉而已。不消說，薄薄的耳朵透出模糊的光線也看得出來。並且也看得到稍長而捲上的毛髮朦朧着耳朵。

在這擺着鏡臺的房子裏面，除了隣室，有嬰兒的哭聲以外，沒有一樣事情是打破沉默的。即使是還沒有停止的雨聲，在這裏也不過更加加添靜寂而單調的心境而已。

——親愛的！

這樣的數分鐘經過了以後，女人依然繼續做工，忽然用躊躇不決的聲音向另外一個人說。

另外一個人——在房子裏面除女人以外，有一個穿丹前罩衣的男人，在離開最遠的蓆子上，攤開英文報，伸長身體俯伏着。可是爲着聽不到那聲音的原故吧，男人只把紙煙灰敲落煙灰盆中，並不想把眼睛離開報紙。

——親愛的。

女人再說了。然而，女人自己的眼睛也停在針上。

——什麼？

男子有點嫌麻煩似地擡起胖得圓圓的，鬍子短短的，像活動家似的頭。

——這房子——這房子換換不好麼？

——換房子這裏不是剛好昨晚搬過來的麼？

男子的臉孔有點驚奇的樣子。

——雖則剛好搬過來，……如果是先前的房子，想還是空着的吧？

男子覺得一瞬間那三樓房間發現在他眼前，這是從前使他們感覺無聊的。在油漆剝落了的窗旁的牆壁上，印色棉布的窗簾垂到變了顏色的地席上來。窗戶上，不知何時淋過水的天竺葵，受一層薄薄的塵埃掩蓋着。並且窗戶外，始終是撲撲沙塵的橫街裏面，帶着草帽的中國車夫懶洋洋地在徘徊着……

——可是，住在那房間你不是討厭的討厭的說過麼？

——唔，不過到了這邊來，忽然又覺得這房間討厭了。

女人停下針線，憂鬱地舉起頭來了。這是眉頭皺皺的，眼角長長的，感覺敏銳的臉孔。眼睛周圍的暈，多少可以使人想像她在擔憂。要這樣說囉，顛顛

突出靜脈，使人覺得甚至於是病態的。

——呀，好吧？……不好？

——可是這裏比先前的房間又大又舒服，沒有理由嚕哩嚕噠的呀，……
……難道還有什麼討厭的事情麼？

——雖則沒有什麼事情。……

女人稍爲躊躇，不再答復下去。可是，爲要引起注意，反復了同樣的話。

——不好麼，絕對的？

這次男子只把紙煙的煙吹在報紙上，既不說好也不說不好。
房間裏面又靜寂起來了。只聽得外面依然還是沒有間斷的雨聲。

——春雨霏霏……

片刻後，男子翻過來朝上仰臥，獨自似的這樣說。

——搬到燕湖去了的話，做做詩也好。

女人沒有回答，動着縫衣的手。

——蕪湖並不是那麼壞的地方。首先公司住宅很大，庭院也相當的寬敞，栽種花草最好不過了。據說原先是雍家花園……。

男子忽然住口了。靜幽幽的房間裏面，不知何時覺得有啜泣的聲音似的。

——喂。

泣聲忽然聽不出了。可是馬上又斷斷續續地繼續了。

——喂，敏子。

男子擡起半身，一腕撐着地蓆，眼睛像困惑似的。

——你不和我相約過麼？再不嚙哩嚙囉了。再不流眼淚了。早已……

男子稍爲張大眼臉。

——莫非那事情以外還有悲傷的事情麼？比如想回日本去，或不想到

中國鄉下去……。

——不……不。不是那樣的事情。

敏子落淚又落淚，非常激烈的否定了。

——你到什麼地方，我都願意跟着去的。可是……。

敏子閉着眼，大約要制止湧出來的眼淚，牢牢地咬着薄薄的下唇。看起來，在蒼白的面頰底下，燃燒着像眼睛所看不見的炎火似的切迫的東西。震着的肩，溼了的睫毛。——男子注視着這些，和現在的心境毫無關係地，一瞬間感覺了妻子的美。

——可是，……這房子是討厭的。

——不錯呀，所以我剛纔不說過麼？爲什麼這房間是這麼討厭的，如果只把這個明白的說明出來，……。

男子說到這裏便注意到敏子的眼睛凝視着他的臉孔。這眼睛裏面，滲了淚水的底下閃着差不多容易被解釋爲敵意悽傷的光。爲什麼討厭起這房間來呢？——這不僅是男子的疑問，同時又是敏子在無言中向男子提出的反問。男子看着敏子的眼睛，躊躇不能接續講下去。

可是，只中斷了數秒間。男子的臉孔上漸漸呈現明白底蘊的顏色。

——那個麼？

男子像遮掩感動似的，聲音異常率直。

——那我自己也感覺到的。

敏子被男子這樣說明，眼淚滴滴地落在膝上。

窗外不知何時，日暮使細雨朦朧起來。好像反撥雨聲似的，天空顏色牆壁的那邊，嬰兒的哭聲現在依然繼續着……

二

鮮明的晨光照着二樓的突窗。對過高聳着紅磚微生蒼苔的，逆光線的二樓房子。在這邊幽暗的步廊看來，以這房子作背景那突窗好像一幅大畫圖。結實的櫺木窗櫺剛好像相框似的。那畫的正中央有一個女人，側面向着這邊，編織着小襪子。

那女人比敏子年紀還小似的。被雨洗滌過的曉日光線，明亮而廣幅地流到女人豐滿的肩膀上——華貴的大島套衣上，反射着稍爲俯向的血色好的面頰。

上午十時和十一時之間，——旅館中現在是一日中最靜的時刻。作生意來的，爲游覽來的，開旅館的客人，大抵都到外面去了。寄宿旅館中的公司職員們，非到下午是不回來的。留下來的，只有在長的走廊上穿拖鞋走的下女的腳步聲。

這時候腳步聲也從遠處一步一步地向這邊來，在面着突窗的步廊上，有一個四十歲的下女，搬着紅茶用的杯壺，像黑影畫似的經過。下女如不被她喚住，或許不知道女人在那邊，一直過去了也不一定。可是，女人看見了下女，便親密地喚着。

——阿清。

下女輕輕地打個招呼，行近突窗那邊去。

——呀，多勤快呢！……寶寶怎麼樣了？

——家裏的少爺麼？少爺在睡覺。

女人停止編針，像小孩子似的微笑了。

——對了，對了，阿清。

——什麼啦？怪了不起的。

下女在突窗的日光中，只有帷裙玲瓏地照出來，淺黑眼睛下，露出微笑。

——隔壁的野村樣（註）

——是野村樣吧，那位夫人？

——是的，她叫野村敏子。

——敏子樣？那末，和我名字一樣了。她已經去了麼？

——不，還有兩三天逗留吧。據說要到蕪湖，……

——可是，先前經過隔壁，那邊沒有一個人呢。

——是的，因為昨晚忽然又換到三樓的房間裏去了，……

——呀。

女人像想什麼似的，歪着圓圓的頭。

——是她吧，一到這裏來，當天兒子便死了的？

——是的，真可惜。不過，立刻便送到病院去了的呀。

——那末，在病院裏死去的了。怪不得我一點都不知道。

女人的前髮分開的額上，呈露輕微的憂鬱。可是，立刻便回復原狀，重新快活地微笑起來，也發出惡作劇的樣子。

——公事完了，請到那邊去。

——嘿，你真壞了。

下女不覺笑起來了。

——你要是這樣刻毒，將來薦屋有電話來，我偷偷的接給你先生呢。

——好的。快點去吧。紅茶會冷了。

下女離開了突窗後，女人又拿起編織物，低聲唱起歌來了。

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之間——旅館現在是一日中最靜的時刻。每間房子裏，花瓶中乾枯的花這時候由下女拿去丟掉。二樓三樓的銅欄干也好像在這時候由茶房去磨亮。這樣的沉默展開當中，只有街上的鬧聲從玻璃戶打開的各方面的窗戶，和日光一起爬進來。

這時候絨頭繩的球忽然從女人膝上滾落下去了。絨球砰的一跳便拖着紅繩，要滾出步廊去——忽然有一個人剛好走到那裏，便靜靜地把它檢起來。

——謝謝你。

女人離開籐椅子，害羞似的打招呼。看來，檢球人便是剛纔和下女談論過隔壁的清瘦的夫人。

——不要客氣。

絨頭繩的球由纖細的手指移到比脂肪還白的有節的手指上去了。
——這裏暖和得很。

敏子行到突窗來，眼眩似的把眼睛縮小。

——是的，這樣子坐着，要打瞌睡了。

兩個母親站着，幸福地對着微笑。

——噢，可愛的小襪襪。

敏子的聲音是毫不介意似的。可是女人因這句話忽然把眼睛移到別處去了。

——編針已經生疏兩年了，……因為太閒空的原故又拿起來玩玩。

——我即使有點閒空，常是偷懶的。

女人把編織物丟在籐椅子上，沒有辦法似的微笑了。敏子的說話裏面，無心中又打動了那女人。

——府上的少爺——是少爺吧？什麼時候生的？

敏子摩摩頭髮，看了看女人的臉孔。昨天連他的泣聲也不耐聽下去的。隔壁嬰兒，——他現在是最使敏子感覺興趣的了。她很明白知道那興趣一

滿足了，會使痛苦重新恢復的。這好像小的動物在 *Contra* 面前便不會動似的，敏子的心也許是無意中被痛苦這東西的催眠作用所抓住的結果吧？不然，也許像負傷的兵士，故意打開傷口，貪求一時的快感似的，沒有道理地要找尋痛苦，那種病的心理之一例吧。

——是今年正月生的。

女人這樣回答，稍為呈顯了狠狠的氣色。可是馬上舉起眼睛，表同情地添加這樣的話。

——府上可是飛來的禍了。

敏子在潤溼的眼睛裏，勉強露出微笑。

——是的，因為染了肺炎，……真是好像一場大夢似的。

——並且，剛到這裏不久。我不知道應該怎麼樣說。

女人的眼睛不知何時也朦朧地閃着淚光。

——我如果遭到了這樣的事情，唉，不曉得怎樣纔好了。

——一個時候是非常傷心的，……可是早已看開了。
兩個母親站着，寂寞地看着寂寞的曉日之光。

——這邊流行着不正的感冒呢。

女人像熟思似的，繼續中斷了的話。

——日本好得多了，氣候不像此地這樣的不順，……

——這邊還是初到的，不大知道，好像雨水很多似的。

——今年特別……，啊，哭着呢。

女人傾着耳朵，呈露了像另外一個人似的微笑。

——對不起，慢慢坐呀。

可是這句話還沒有講完，先前的下女已經抱着哭着的嬰兒，拖鞋撻撻地走到那兒來了。敏子心裏面打算不看那嬰兒，——在美麗的 Musline 衣裳中，只管皺着臉孔的嬰兒；康健的臉面胖胖的嬰兒。

——我去抹窗門，他便醒過來了。

——謝謝你。

女人還像不慣似的，微微地抱起嬰兒在胸中。

——噢，多可愛呀！

敏子把臉孔靠近，感到刺鼻的乳臭。

——噢，噢，真胖啦。

稍爲充血的女人臉孔上面，微笑不斷地充溢着。女人對敏子的心境並不是不能同情的。可是——可是從那乳房的下面，——緊張的母親的乳房下面，汪然湧出來的得意之情，是沒有辦法制止的。

三

雍家花園的槐和柳，受午後微風的蕩漾，撒布太陽的光與影在院庭的草或土地上。不，不僅只撒在草和土地上，並且撒在吊在槐樹上的和這庭院不調和的水色吊床上。也撒在仰臥吊床中，只穿夏褲及背心的，稍爲胖胖的

男子身上。

男子燃着雪茄，眺望着吊在槐樹枝下的中國式的鳥籠。鳥好像是文鳥似的。這也在明暗的斑點中，這邊那邊地走動，又常常不思議地看着籠下的男子。男子每次碰到這事情時，有時含着微笑把雪茄拿到口頭去。有時又好像對人講話似的說，『喂』或『幹麼啦？』

周遭在庭院樹木的搖動中，氳氳着輕淡的草香。只有一次遠處的天空響過輪船汽笛聲音外，現在連人聲都沒有。那輪船也早已去了的吧。在溷濁的長江水上，拖着眩目的水脈，或者向東或者向西地去了的吧。在能夠看見那水的碼頭上，一個有如裸體的叫化子，在咬着西瓜皮；那邊或許有小豬羣搶着眠在地面上的母豬肚上的乳房；——看厭了小鳥的男子，沉湎在這樣的空想中，不知何時昏昏地要睡覺了。

——親愛的！

男子張大眼睛了。站在吊床旁邊的，是比之在上海的旅館時血色稍爲

好的敏子。頭髮，夏天腰帶，中形浴衣，都染着明暗斑點的，沒有搽粉的敏子。男子看着妻子的臉孔，毫不客氣地打個大呵欠。然後像厭煩似的從吊床擡起身來。

——親愛的，信到了。

敏子只用眼睛笑着，交幾封信給男子。同時在浴衣的胸上抽出放在桃色的信封內的小信紙給他看。

——今天我也有信到了。

男子坐在吊床上，咬着短了的雪茄，隨便地開始看信。敏子也站在那邊，凝視着和信封一樣是桃色的信紙。

雍家花園的槐和柳，在午後的微風蕩漾中，撒布太陽的光與影在這兩個和平的人身上。文鳥差不多不作聲。一隻噹噹鳴着的蟲，飛到男子的肩上，可是，它立刻也飛跑了。

這樣短少的沉默後，敏子沒有舉起垂視的眼睛，忽然輕微地這樣叫起

來了。

——啊，隔壁的寶寶說是已經死掉了。

——隔壁的？

男子稍爲注意的聽了。

——隔壁是什麼地方？

——那隔壁呀。不記得，那上海的××館的……

——啊，那小孩子麼？太可憐了。

——那麼強壯的寶寶……

——病呢，是什麼？

——說是也是傷風。開始以爲睡眠中感受風涼，……信裏這樣說。

——敏子稍爲興奮了似的，急速繼續誦讀來信。

——即時送入病院，然而已經晚了。——啊，真是一個樣子。加以注射，並吸入養氣，雖用盡一切方法，——下面是什麼字啦？是泣聲。泣聲亦漸次衰微，

竟於當夜十一時少五分左右斷息。彼時妹之悲傷，諒吾姊必能洞察，……
——太可憐了。

男子又在吊床上搖一下便仰臥着反復同樣的話。男子的頭腦中不知在什麼地方，有瀕死的嬰兒繼續着微小的喘息。忽然不知何時這喘息又變成哭聲。變成了穿過雨聲的健強嬰兒的哭聲。——男子在這樣的幻想中，聽着妻子讀來信。

——想吾姊必能洞察。回想與吾姊相會時，當時吾姊亦……噫，世事浮雲，毫無生趣。

敏子舉起憂鬱的眼睛，即時神經質地皺着濃眉。可是，一瞬間的沉默過後，看一下鳥籠中的文鳥，馬上拍拍美麗的雙手。

——啊，想到好的辦法了！放走那文鳥就好了。

——放了它？把你最寶貝的鳥？

——唔，寶貝的鳥也不要緊。爲的是隔壁寶寶的追善呀。是呀，不是有

所謂放鳥麼？給他放鳥吧。文鳥一定也喜歡的……我不曉得攀得到不？攀不到你就給我取下來吧。

走到槐樹下的敏子，把穿軟草履的脚尖站起來，拼命伸長手。可是吊着籠子的樹枝，即手指也不容易觸到。文鳥像瘋了似的，拍着小翅膀。因此餌壺的黍也散落鳥籠外。男子有趣地只看着敏子。彎着的頸子，膨脹的胸部，以足尖盛重量的脚——他看着妻子的這個姿勢。

——拿不到麼？……拿不到呀。

敏子用足尖站着，迴轉來向丈夫說，

——拿給我。

——拿不來。有墊腳臺還可以拿下，……即使放它，不一定要馬上就放呀。

——可是，現在便想放它呢。拿給我呀。不拿給我，罰你的呀。怕不怕？把吊床解了它。……

敏子睨着男子似的。可是在眼睛上，在口唇上漲滿的，只是微笑。並且這差不多是失掉了平靜的熱烈的幸福之微笑。男子這時候在妻子的微笑中，感覺到甚至是刻薄的東西，——甚至於像陰藏在受日光氤氳着的草木深處，常常監視人們的，可怕的力量。

——不要胡鬧了。……

男子丟掉雪茄，像開玩笑似的罵妻子。

——首先對不起那叫什麼呀……那隔壁的夫人。那邊死了小孩，這邊却在笑在鬧。……

這樣一來，敏子不知什麼原故，臉孔突然變成蒼白了。並且像執拗的小孩一樣，垂着長睫毛的眼睛，一聲不響地把桃色的信撕碎了。男子有點不高興了。可是，爲要打開不愉快的局面，忽然又快活地說下去了。

——可是能夠這樣清爽，總算是幸福了。在上海的時候，真麻煩透了。在病院裏嚙，心裏便焦燥，不在那裏嚙，又不放心。……

男子忽然噤口了。敏子眼睛看着脚下，成爲陰影的面頰上面，不知何時閃着眼淚。可是，男子困惑似的掙掙短髭，關於這事情他半句話不說了。

——親愛的。

窒息的沉默繼續了以後，發生這樣聲音的時候，敏子仍然把血色不好的臉孔背着丈夫。

——什麼啦？

——我……我不好麼？我喜歡……

敏子忽然把怪熱的眼睛凝視丈夫的臉孔。

——喜歡那個嬰兒死掉。雖然我覺得他可憐，……但是我依然喜歡呢。喜歡不好麼？不好麼？親愛的。

敏子的聲音含着從來不曾有過的粗暴的力。男子襯衫的肩頭和背心剛好染上眩目的金光，他沒回答。好像有人力所不及的東西，攔在前面似的。

（註：「樣」是日本人共通於男女的敬稱，先生或女士之意。）

將軍

一

白腰帶隊

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黎明。第×師團第×聯隊的白腰帶隊，爲奪取松樹山的補備炮臺，從九十三高地的北麓出發了。

因爲沿着山陰道路，今天的隊形特別是四排側面進軍。在連草也不長的幽暗路上，排着鎗桿的一隊兵士，只見白腰帶隱現着，靜謐地響着靴聲。去，這不失爲悲壯的光景。比如指揮官的M大尉，自從站在這隊前頭時，便和別人一樣不大講話，臉孔是沉鬱的。可是士兵們意外地都不失生平的元氣。這是一因爲日本魂的力，二因爲酒的力。

繼續進行片刻後，隊伍從多石頭的山陰跑出風色很強的乾涸河床上了。

——喂，往後看看。

原來是開紙舖的田口一等卒對那從同一中隊選拔出來的原來是木匠的堀尾一等卒說。

——都向這邊行禮呢。

堀尾一等卒迴轉頭了。說得不錯，果然在深黑地堆起來的高地上，自聯隊長起還有幾個將校們，背着帶紅的天空，對於向死地去的這一隊兵士致最後的敬禮。

——怎麼樣？不是了不起麼？白腰帶隊多麼名譽呀。

——有什麼名譽？

堀尾一等卒不高興地搖搖肩上的鎗。

——我們是送死去的呀。這樣看來他們的敬禮是我們用生命換來的。那兒來這樣的便宜貨？

——不對。這樣講對不起國家了。

——他媽的。還有什麼對得起對不起！向酒保打一斤酒，單只行個禮是不賣給你的。

田口一等卒噤口無言了。這因對手的脾氣是司空見慣的，有點酒意便連篇的亂說。堀尾一等卒執拗地繼續講下去。

——我不是在說用敬禮來買。什麼忠君愛國，什麼帝國榮光，說不了的許多漂亮名詞。可是，這些都是吹牛皮的。喂，兄弟，說得不對麼？

堀尾一等卒，還對同在一個中隊，那位原來作小學教師的，溫順的江木上等兵這樣說過。這位溫順的上等兵，這次不曉得因為什麼原故，突然露出一副要咬人的兇相。向酒醺醺的對手的臉孔投射辛辣的回答。

——混帳王八蛋！我們的職守不就是送死麼？

這時候白腰帶隊已走上河床的那邊去了。那邊有七八間泥磚的中國的民家，肅靜地等着天亮，——在這些民家屋頂上，摺皺像煤油色的，冷褐色的松樹山迫近在眼前。隊伍一離開村落便解散四列縱隊的隊形。並且帶着

武裝，爬過了幾條街路，直向前敵上去。

當然江木上等兵也在其中爬行着。『向酒保打一斤酒，行個禮是不賣給你的。』——掘尾一等卒的這句話，同時也就是他心裏面要講的話。可是，不愛講話的他，把這念頭牢牢地保持在心裏。因此，戰友的話更加像觸動了他的傷痕似的使他悲憤。他像走獸一樣在凝凍的道路上爬行着，一方面想想戰爭的事情，又想想死這回事。可是從這樣的念頭得不到絲毫的光明。死，即使是壽終的死，歸根也是應該咒罵的。戰爭——他甚至不願以罪惡來比戰爭。罪惡比之戰爭，因為它起源於個人的情熱，還能夠有願意和不願意的地方。可是，戰爭簡直是……並且他——不，不僅只是他。從各師選拔出來的二千餘人的白腰帶隊，人數雖則這樣多，也不能不去送死。

——來了。來了。你是那兒的聯隊？

江木上等兵看看四周。隊伍不知何時已經到了松樹山山麓的集合地。黃制服上束着舊腰帶的各師團兵士早已集合在那邊，——向他講話的也

就是這裏面的人。那兵士坐在石頭上，在熾微的朝日光中，拔着臉頰的丘疹。

——是第×聯隊。

——原來是麵包聯隊。

江木上等兵皺起臉孔，沒有回答這句俏皮話。

數小時後，在這步兵陣地上，敵我兩方的砲彈，作淒厲的鳴聲飛着。在李家屯我們海軍的砲，好幾次使高聳目前的松樹山山腰揚起黃色的土煙。土煙飛起的時候，閃耀着淡紫色的光，在白天更形悲壯。可是，二千白腰帶隊在這砲擊當中等待着時機，依然不失平時的元氣。也許因爲不想被恐怖所挫折，不能不故意裝成快活的樣子。

——他媽的，拼命地在打。

堀尾一等卒仰視天空。同時，長嘯的聲音兩度劈裂了頭上的空氣。他感覺把頭縮起來，向那爲擋着塵埃的飛揚，用手巾掩着鼻子的田口一等卒說。

——剛纔這個是二十八生的。

田口一等卒笑起來了。然後偷偷地藏起手巾在口袋裏。爲的是不想使對方注意到這個。這是他出征時，從相好的藝妓裏拿來的，刺繡滾邊的手巾。

——二十八生的，聲音有點不像。……

田口一等卒這樣說，糾正了狠狠的姿勢。同時，許多兵士好像接到無聲的命令似的，一個一個的改正了姿勢。因爲這時候軍司令官的N將軍帶着幾個幕僚在他們中間嚴肅地跑來的原故。

——喂，不許吵鬧，鬧不得。

將軍四顧陣地，用稍爲乾澀的聲音說。

——在這樣狹隘的地方用不着行禮。你們是那一聯隊的白腰帶隊？

田口一等卒感覺將軍的眼注視他的臉孔。這眼睛像處女的眼睛，足以使他害羞。

——是步兵第×聯隊。

——噢，勇敢的來一下子吧。

將軍握他的手。然後轉眼看掘尾一等卒，同樣伸出右手來，反復着同樣的話。

——你也勇敢的來一下子吧。

這樣一來，掘尾一等卒好像全身硬化了似的，變成直立不動的姿勢。寬大的肩，粗大的手，高顴骨的赭臉孔，——他這種特徵，至少是給老將軍以好印象，像個帝國軍人標本的容貌。將軍就站在那兒，熱心地繼續說下去。

——現在攻打的那砲臺，今晚你們要把它奪過來。預備隊跟着你們足跡把那一帶的砲臺都佔領過來。你們必須打算一下子撲進那砲臺去。

這樣講話中，將軍的聲音不覺的帶點演戲的感動的口腔。

——記得麼？決不要半途站着開鎗啊。把五尺身軀看成一個砲彈，一下子飛進去。希望你們堅絕的來一下。

將軍好像要傳達「堅絕」的意思緊緊地握了一下掘尾一等卒的手。然後離開那裏。

——誰稀罕你的……

堀尾一等卒狡猾地目送將軍的背後，看看田口一等卒。

田口一等卒苦笑。堀尾一等卒看見這個樣子，不曉得爲什麼原故心裏面發生一種對不起的心理。同時對於對方的苦笑又感覺憎惡。這時候江木上等兵突然在旁邊插嘴說。

——怎麼樣啦，握他媽的手，便去送死？

——算了，算了，學人家嘴幹麼？

這次堀尾一等卒不能不苦笑了。

——想到被人收買了纔覺得生氣，橫豎我是準備着送死的。

江木上等兵這樣說時，田口一等卒也說了。

——不錯，都是爲國捐軀的。

——我不知道爲的是什麼，不過打算送死是不错的。比如碰到了強盜，便有這樣的心理，——什麼都拿去了。

江木上等兵的眉頭露出輕微的興奮。

——剛好是這樣的心理。強盜只要拿到錢，再不會還來要人家的命。可是，我們橫豎是要送死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終歸不能不死，乾淨的死掉不好麼？

聽着這些話的時候，在酒意尚未全消的堀尾一等卒的眼中，對這溫厚的戰友增加了蔑視的光芒。『犧牲一命算什麼，——他心裏這樣想，仰視天空。然後決心報答將軍的握手，今晚不要落後地去當肉彈。……』

當晚八時過數分，江木上等兵中了手榴彈，全身變得焦黑，倒在松樹山腹中。這時候有一個白腰帶兵口中斷續地叫着，向鐵絲網裏面跑來。他一看見戰友的屍骸，一脚踏在他的胸上，突然大聲的哭起來。大聲地——實在這哄哭的聲音，在猛烈的敵我兩方的砲火中，喚起淒涼的反響。

——萬歲！日本萬歲！惡魔降伏！怨敵退散！第×聯隊萬歲！萬歲！萬歲！萬歲！他一手舞着鎗，手榴彈的爆發照破他眼前的黑暗他也不理，只繼續在

叫。透過那光線看來，這人就是堀尾一等卒，大約是因為頭部中了鎗傷，在突擊之際發瘋起來了的吧。

二

奸細

明治三十八年三月五日上午，當時駐屯在全勝集的A騎兵旅團的參謀，在司令部之幽暗的一室審訊兩個中國人。他們是因為犯了作奸細的嫌疑，剛纔被臨時加入這旅團的某聯隊步哨之一人捉來的。

在這中國的矮房子裏面，坑火不消說今天也發散着很舒服的溫氣。可是，戰爭的悲傷空氣則隨處可以看得出來，從拍車敲鋪地階磚的聲音，從脫下來放在桌子上的大衣的顏色。尤其是在貼紅紙對聯的塵臭白壁上釘着束髮藝妓的照片，也是滑稽而又悲慘。

那裏除旅團參謀之外，還有一個副官，一個翻譯同着這兩個中國人。翻

譯有問，中國人都明晰地回答。並且年紀較大而蓄鬚的人，常有不待翻譯質問便搶着來辯明的形勢。可是辯解愈是明晰，愈使參謀心裏發生硬要認他們爲奸細像反感似的感情。

——喂，步兵！

旅團參謀用鼻音喚捉中國人來的在門口的哨兵。步兵——這就是加入白腰帶隊的田口一等卒，——他背向着門上卍字格子，看着藝妓的照片，被參謀的聲音驚醒，儘量的大聲回答。

——是。

——是你吧，把這些傢伙捉來的？捉的時候是怎麼樣的？

忠實的田口一等卒像朗誦似的回答。

——我放哨的地點是本村隄防的北端通奉天的街道。這兩個中國人從奉天方面跑來。這時候樹上的中隊長……

——什麼，樹上的中隊長？

參謀稍爲把眼簾撐高。

——是的。中隊長爲要眺望，爬上樹上去了的。——中隊長在樹上命令我捉來。

——可是，我要捉的時候，那邊的人——沒有鬚鬚的那個人，他馬上要開跑了。

——沒有別的事情麼？

——是，沒有別的。

——好了。

旅團參謀的胖胖臉孔上，露出輕微的失望，向翻譯傳達質問的意思。翻譯爲要掩飾厭倦，故意提起精神來講。

——不是奸細爲什麼逃跑？

——逃跑是應該的呀，因爲日本兵撲向這邊來。

第二個中國人——鴉片中毒似的，皮膚作鉛色的人，毫不畏縮地回答。

事情……

——可是，你們走過的是快要作戰場的街路呀，如果是良民便不會有能夠講中國話的副官把惡意的眼光向血色很壞的中國人臉孔上射去。

——不是有事情的。剛纔已經說過，我們是要到新民屯換鈔票而來的。請看吧，這裏有鈔票。

蓄鬚的人鎮靜地瀏視將校的臉孔。參謀鼻子裏哼一聲。他看見副官的狼狽，心裏覺得痛快。

——兌換鈔票，拼命也來麼？

副官不甘心地冷笑。

——總之，把衣裳脫下來看吧。

參謀的話翻譯出來了，他們依然毫不介意地馬上赤裸身體讓人看。——不是還圍着兜肚麼？把它拿來看看。

翻譯拿起兜肚時，白木棉上仍有體溫，使他覺得污穢。兜肚內有三寸長的大針。旅團參謀借窗外光線，反復檢視這根針。可是，平扁的頭刻有梅花模樣以外，毫無稀奇地方。

——這是什麼？

——我是鍼醫。

蓄鬚的人毫不慌張地回答。

——順便把鞋也脫下來看。

他們差不多無表情地，應該遮掩的地方也不遮掩，看着檢查的結果。可是，上衣褲子自不用說，即檢查鞋襪也看不出可作證據的東西。此外除非拆開鞋子來看，更沒有辦法了。——副官這樣想，要把這意思告訴參謀。

這時候軍司令官帶着軍司令部的幕僚和旅團長等，忽然從隔壁的房

子進來。將軍和副官及軍參謀剛好有事情要商量來找旅團長的。

——俄國奸細麼？

將軍這樣問，停足在中國人面前，用犀利的眼光凝視着他們的裸體。後來有某美國人毫不客氣地批評這位有名的將軍的眼睛，說這裏有些地方像 *Monomani*（偏執狂）。——這個偏執狂的眼睛，特別在這樣的時候，加上可怕的光亮。

旅團參謀向將軍把事情的顛末大概的說了。將軍只是點點頭而已。

——除此而外只有拷打迫他們供出來，沒有旁的方法。……

參謀這樣講到半途，將軍用抓着地圖的手，指着地上的中國鞋。

——拆開這鞋來看吧。

鞋底一層一層的拆開了。這樣一來，四五張地圖和祕密書類，忽然翻翻地落在地面了。兩個中國人一看見了這些東西，臉孔也不能不變色了。可是依然緘默着，頑固地凝視着階磚。

——總不外這個樣子。

將軍迴顧旅團長，高興地微笑着。

——可是，利用鞋子的確費心思了。——喂，給他們穿起衣裳來。——這樣的奸細還是第一次呢。

——軍司令官閣下的慧眼真令人驚服。

旅團副官把奸細的證據品交給旅團長，作出可掬的笑容。——好像忘記了，他自己比將軍早就注意到鞋子似的。

——可是，脫光了衣裳也找不出什麼，那除了鞋子以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隱藏東西呢？

將軍非常的高興。

——我馬上就注意到鞋子。

——這邊的居民太不行了。我們到此地來的時候便揭起圓日的旗幟，可是檢查家裏大體藏着俄國旗幟。

旅團長也像很開心似的。

——此就是所謂奸佞而邪智吧。將軍說。

——是的，煮它燒它也食不來的。

在這樣的會話繼續中，旅團參謀和通譯依然審查着兩個中國人。參謀忽然把不高興的臉孔向田中一等卒，唾罵似的命令說。

——喂，步兵！這奸細是你捉來的，你去結果他。

二十分鐘後，村南的路旁，兩個中國人辮髮互相結着，坐在枯柳的樹根上。

田口一等卒插上鎗劍，首先把辮髮解開了。然後拿起鎗站在年紀小一點的人背後。可是，未把他們刺死以前，他想告訴他們要執刑。

——儻……。

他這樣說了，可是他不懂得中國話的殺叫什麼。

——儻，Korosuzo！（要殺你的意思。）

兩個中國人像預先約好了似的迴轉頭來看他。可是，一點都沒有驚慌的樣子，然後向各方面叩了幾個頭。「向故鄉告別的吧」——田口一等卒

一面擺好架勢，這樣想。

叩頭完了，他們都好像下了決心似的伸長頸子。田口一等卒舉起了鎗桿，可是看着老實的他們，他總不能用鎗劍刺死他們。

—— 備，KOTOSIZO !

他沒有辦法，只好反復的再說一遍。這時候有一跨馬的騎兵從村落那邊向這邊來，馬蹄響處塵埃飛揚。

—— 步兵！

騎兵——靠近看來是曹長——看見了兩個中國人，便放慢着馬步，傲然問他說。

—— 俄國奸細麼？是俄國奸細吧。讓我也來結果他一個。

田口一等卒苦笑。

—— 那裏話，兩個都送給你好了。

—— 是麼？好義氣。

騎兵輕捷地下了馬，然後轉到中國人的背後，拔出腰間的日本劍。這時又從村落那邊，勇敢的馬蹄響處，來了三個將校。騎兵不理這些，高舉了日本劍。刀還沒有斬下，三個將校悠悠然經過他們旁邊。軍司令官！驍兵和田口一等卒一道，仰視馬上的將軍，舉手行禮。

——俄國奸細吧！

將軍的眼中一瞬間閃耀了偏執狂的光。

——斬呀！斬呀！

騎兵立刻舉刀，一刀把年輕的中國人斬掉了。中國人的頭像跳躍似的滾落到枯柳樹根上去了。血液在黃色泥土上一陣一陣的擴大成爲大的溼印。

——對了。好呀。

將軍愉快地點點頭，便開馬跑了。

騎兵目送將軍遠去，提着血淋淋的刀趕到另外一個中國人的背後站

着。那種態度有些地方比將軍還要喜歡殺戮。『若是這些殘忍的傢伙，我也可以殺呢。』——田口一等卒這樣想着，坐在枯柳的樹根上。騎兵又舉起刀來了，可是，有鬚的中國人只默然地伸長頭頸，睫毛連一根都不動。……

跟着將軍的一個參謀，——穗積中佐在馬鞍上眺望着春寒的曠野。可是遠處的枯樹和倒在路旁的石敢當並沒在中佐的眼中映出來。就因為他頭腦裏面，不斷地浮起從前愛讀過的斯但答的話。

『我看見滿身勳章的人們，心裏總是這樣想，拿到這樣多的勳章，不知道幹了多少殘酷的事……』

——忽然清醒過來，他的馬已經距將軍很遠了。中佐輕微地戰慄一下，立刻加緊馬步。在剛好照到的幽暗的太陽光中，飾帶的金色照耀起來。

三

陣中的演劇

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四日下午，駐紮阿吉牛堡的第×軍司令部，上午舉行招魂祭過後，下午舉行餘興的游藝會。所謂會場也不過利用中國鄉間常有的露天戲臺，在臨時搭成的戲臺前，圍以帳幕而已。可是在這鋪席的會場裏，未到一點鐘的定刻前，許多兵士早已齊集起來了。這些在骯髒的黃軍服上，拖着劍的兵卒之羣，叫他們作觀客麼，那太嘲弄他們了，他們是淒涼到這個地步的觀客。他們臉孔上愈是呈現快樂的微笑，愈使人感覺可憐。

將軍作首班的軍司令部，兵站監部的將校們和外國從軍武官們，坐在後面稍爲隆起地方的一排椅子上。這邊的空氣只看參謀肩章，或副官的腰帶，比之一般兵卒的觀客席來得快活多了。尤其是外國的從軍武官，即使是最蠢的一個，爲增加這個快活，比之軍司令官更爲有效果。

將軍今天特別的高興。和副官談着話，常常翻開會場程序來看——那眼睛始終如日光一樣，浮着使人親近的微笑。

定刻的一點鐘到了。在櫻花和旭日配好的精巧的布幕裏面，打得不好

聽的柝板（日本的拍子木，是舞臺開幕時打的）響了幾次。這時候游藝股的少尉把幕拉到一邊去了。

舞臺是日本的房子裏。堆在一個角隅的米袋稍爲暗示着這是一間米舖。裏面東上帷裙的米店主人拍拍手『阿鍋，阿鍋』的喊出一個比他身高
的梳髻的婢女來。然後開始一場內容無足介紹的戲。

舞臺上的猥褻行爲愈露骨，簾上的觀衆更加喝采了。不，即是使後排的將校們大多數都笑起來了。忽然好像競爭這些笑聲似的，談諧更加多了。最後竟達到只穿越中禪（日人用以掩蔽陽具的帶——譯者）的主人和只穿紅小衣的婢女開始演起相撲（相撲是日本流行的角力——譯者）來了。

笑聲更加高了。兵站監部某大尉等，爲歡迎這些滑稽動作差不多要拍手了。剛好在這時候，忽然猛烈的叱咤聲像打擊鼎沸的笑聲似的叫起來了。

——像什麼樣子，這種醜態？閉幕！

聲音的所有者是將軍，將軍帶上手套的雙手按着粗軍刀的柄，嚴然睨着舞臺。

司幕的少尉服從命令走到驚愕的演員前面，倉皇的把幕閉了。同時幕位的觀客雖有輕微的搖動聲音，可是終歸沉寂了。

和外國的從軍武官們坐在一起的德積中佐覺得這個沉默太可憐了。當然他的臉孔在這咄嗟之際連微笑也沒有了。可是他還有餘裕去同情觀客們的興趣。那末，他贊成在外國武軍們面前演裸體相撲麼？——留學歐洲多年的他，爲尊重這樣的面子，他是十分知道外國人的。

——發生了什麼事情麼？

法國將校驚愕似的迴顧德積中佐。

——將軍下命令停止了。

——爲什麼？

——因爲下流，——將軍討厭下流的事情。

這樣交談中，舞臺上的柝板聲又起了。靜寂的兵卒們因這聲音又恢復了精神似的，到處拍手起來了。穗積中佐也像安堵了似的環顧周圍。周圍的將校們都有點顧慮似的，有時看看舞臺，有時看看旁的地方——其中只有一個人，依然雙手按着軍刀，眼睛凝視着剛開幕的舞臺。

這幕戲和前者相反，是人情的舊劇。舞臺上除屏風外只有着火的燈籠。這裏有一個顴骨高聳的半老徐娘和一個商人在喝酒。徐娘常常用怪難聽的高音叫對方的商人作少爺。這時候，穗積中佐不看舞臺，反為浸入他自己的回憶中。——柳盛戲院二樓的欄杆上，靠着十二三歲的少年。戲臺上有弔着的櫻樹枝，有燈火繁密的背景。這裏面被人叫作兩個銅板團洲的扮和光的不破伴左衛門，隻手抓着編笠演他拿手把戲。少年凝視着戲臺差不多連呼吸都停止了。他從前有過這樣的一個時代……

——停止游藝！閉幕呀！幕幕！

將軍的聲音像爆彈似的，打碎了中佐的回憶。中佐的眼睛回轉到舞臺

上來了。舞臺上面，狼狽不堪的少尉和布幕一道走着。這時候還看得見屏風上搭着男女的腰帶。

中佐不覺苦笑了。「游藝股長未免太呆板了。男女相撲也要禁止的將軍，自然不會允許淫蕩的場面。」——中佐這樣想着，看看叱聲出來的席位，將軍依然不高興的樣子，和游藝股的一等主計交談着。

這時候忽然中佐的耳朵，聽到辛辣的美國武官向隣座的法國武官講話。

——將軍真不得了，又是軍司令官又是檢查官。——

第三幕開演是十分鐘後的事情。這次柝板響了，兵卒們也不拍手。

——真可憐，好像一面被監視着，一面看戲似的。——穗積中佐像憐憫似的眺望着不敢大聲說話的黃軍服的人羣。

第三幕的舞臺前面有兩三株柳樹。這不曉得是從那裏砍來的青翠的真柳樹。那邊有個像偵探長似的多鬚的男子，欺負着一個年輕的巡捕。穗積

中佐奇異地看了看戲單。戲單上寫着「手鎗強盜清水定吉，在大川端被捕的場面。」

年輕的巡捕待偵探長去後，高傲地朝天唸着很長的浩歎獨白。那些話的意思大概是這樣——追捕手鎗強盜已經很久了，可是至今仍不能逮捕他。然後好像看見了有人來的樣子，爲的不要被人看見，他決心暫時隱匿在大河的水中。於是向背後的黑色布幕外邊，從頭攢進去了。不管怎樣打折扣去看，那個樣子與其說是潛入大河中毋寧說是走入蚊帳中爲妥當。

空虛的舞臺中暫時只有使人會意是浪聲的大鼓聲音。忽然有一個盲人從一方面走來，用杖摸索要向另一方面前進。——這時候從黑幕外邊跳出先前的巡捕。「手鎗強盜清水定吉慢走！」——他這樣一叫馬上撲向盲人去。盲人在咄嗟間換過身勢，眼睛忽然張開了。「可惜眼睛太小了，——中佐微笑起來，心裏面作不像大人似的批評。

舞臺中開始了爭鬪。手鎗強盜的譚名不錯的，確準備好了手鎗。二發，三

發——手鎗繼續吐出火燄。可是最後巡捕勇敢地假盲人細起來了。兵卒們真的動搖起來了，可是他們依然不叫一聲。

中佐看看將軍。這次將軍熱心地凝視着舞臺。可是樣子比以前更加和藹了。

在舞臺上巡捕頭及其部下從一方走來了。可是，在和假盲人爭鬪中，中了手鎗彈子的巡捕，早已昏迷地倒在地下了。巡捕頭即時加以救治了。這時候部下馬上抓住細着手鎗強盜的繩縛。後面就是巡捕頭和巡捕的愁嘆場。巡捕頭像舊的巡按一樣問有什麼遺言沒有。巡捕說明故鄉還有老母。巡捕頭說母親的事情用不着耽心，並問在臨終之際還有什麼話講沒有。巡捕說並沒什麼話可說，不過捉到了手鎗強盜，再滿足沒有了。

這時候在沉靜的場內，將軍的聲音響了三次。不過這次的不是叱聲而是深刻的感激嘆聲。

——對啦！這纔不愧是日本男兒！

穗積中佐再看將軍一次。將軍的曬黑面頰上，淚痕閃耀着。「將軍是好人。」——中佐在輕微的鄙視中，發生明亮的好感。

這時候幕悠悠然在強烈的拍手喝彩中閉起來了。穗積中佐乘這機會，一個人從椅子站起來，走到會場外邊去了。

三十分鐘後中佐含着紙煙，和同樣是參謀的中村少佐在村邊的空地上走着。

——第×師團的遊藝大成功了。N閣下非常喜歡。

中村少佐在這樣說話的時候，捏捏他的仁丹鬚子的尖端。

——第×師團的遊藝呀，那手鎗強盜麼？

——不單是手鎗強盜。將軍後來叫游藝股臨時多演一幕。這次是赤垣源藏。那叫什麼呀？德利的別離麼？

穗積中佐的微笑眼睛眺望着空闊的原野。在高梁的青地上，微淡的太陽早已移動着了。

——那也非常成功了。

中村少佐繼續說。

——將軍閣下打算今天晚上七點鐘叫第×師團游藝股擔任說書似的事情。

——說書似的？落語麼？（註）

——不是講談，（註）水戶黃門漫游列國。

穗積中佐苦笑了。可是，對方毫不管這事情，用很有氣魄的口調繼續講下去。

——將軍閣下說是喜歡水戶黃門。他這樣說——爲人臣者，俺最尊敬水戶黃門和加藤清正。

穗積中佐一聲不響，仰視頭上的天空。在柳枝間，天空吹着細雲母的雲。中佐深深地嘆息了。

——春來了。即使在滿洲。

——在日本內地已經穿夾袍了吧。

中村少佐想起東京。想起很會弄菜的妻子。想起上小學的兒子。然後——
——稍爲憂鬱了。

——那邊杏花開了。

穗積中佐很喜歡地指着簇生在遠處回牆上的紅花球。Eronto-moi, Madeline……——中佐心裏面不知何時浮現了露俄的詩歌。

四

父與子

大正七年十月某夜，中村少將——從前的軍參謀中村少佐在西洋的客廳裏，吸着香煙，漠然地靠在安樂椅上。

二十多年的閑日月使少將變成一個可愛的老人了。或許今晚特別因爲穿上日本服的原故吧，在光禿的額邊和筋肉寬弛的嘴邊更顯示和藹的

氣色。少將靠着椅子的背，慢慢地眺望四周。然後——忽然嘆口氣。

室內隨處掛着西洋畫的像複製似的照相版的額。有些是倚着窗門的寂寞少女的肖像。有些是在絲杉間露出太陽的風景畫。這些在電燈光中，都給這古風的客廳以好像微寒的嚴肅的空氣。這空氣莫明其妙地使少將不樂。

過了沉默的幾分鐘後，少將突然聽到了室外有輕微的敲戶聲。

——請進。

和這聲音一起室內發現了一個穿大學制服的高身青年。青年站在少將面前，用手撫摩近旁的椅子，粗魯地這樣說。

——有什麼事情呀？爸爸。

——唔，你坐吧。

青年爽快地坐下了。

——什麼事？

少將不回答，反轉來用奇怪的眼光看青年胸上的金鈕子。

——今天呢？

——今天是河合……爸爸認識的吧……他和我一樣是文科學生……因為有了河合的追悼會，所以剛纔回來。

少將稍爲點頭後，吐出濃厚的青煙。然後重大似的開始要緊的話。

——這牆上的畫是你換的麼？

——是的，還沒有告訴爸爸，今早我換了的。不好麼？

——沒有什麼不好。沒有什麼不好，可是我想只有閣下的照片是應該留下來的。

——在這裏面麼？

青年不覺微笑了。

——掛在這裏不好麼？

——沒有什麼不好，——可是，這樣有點滑稽。

——那邊不是也有肖像畫麼！

將軍指着火爐上面的牆壁。這壁上的額椽中，五十多歲的列布朗悠悠然俯視着少將。

——那是另外的問題。不能和將軍一起的。

——是麼？那沒有辦法。

少將很容易地斷念了。可是，又吐着雪茄的煙，靜謐地繼續這樣說。

——你……不如說在你們年輩的人，對將軍閣下是怎樣想的呢？

——不特別怎麼想。總之是強而有力的軍人。

——他是強而有力的軍人，同時將軍閣下實在又有像長者們的使人親近的性格……。

少將差不多感傷地說出將軍的逸話。『這是日俄戰役後，少將到那須野的別墅訪將軍時的事情。那天到了別墅剛好將軍到後山散步去了，——這是別墅看門人說的。少將因為熟悉路徑，立刻就到後山去了。剛好走到二

三町路的地方，穿上棉服的將軍和夫人一道站着。少將和老夫婦站着講了一些時候的話。可是將軍過了一些時候仍然站在原來地方不想走開。「在此地有什麼事情麼？」——少將這樣問，將軍忽然笑起來了。「因為妻子要上廁所，跟着我們來的學生們走去地方。」剛好是現在這個時候——路旁散落栗子的時節。」

少將快樂地一個人微笑着把眼睛縮小起來。——這時候從雜色的樹林中，活潑的中學生四五人同時跳出來。他們不管少將，圍着將軍夫婦，每人都把自己給夫人找到的地方報告出來。並且每人都要夫人到自己所找到的地方去，開始了天真的競爭。「那末，你們抽籤好了。」——將軍這樣說，再把笑臉給少將看。……

——這真是純情的話。不過這是不好給西洋人聽到的。
青年不能不微笑了。

——總之是這個樣子，十二三歲的中學生，一說到閣下，便覺得是伯

父一般的親愛。將軍閣下決不像你們所想的一樣，只是一個武夫。

少將快樂地說完了後，又望着爐上的列車布朗兌。

——那也是人格者麼？

——是的，是有名的畫家。

——比比閣下怎麼樣？

青年的臉孔上呈顯出困難的樣子。

——怎麼樣，這是很難說的。——總之是比比將軍來得更加接近我們

的人。

——閣下爲什麼和你們隔膜呢？

——不曉得應該怎樣說，——大體在這點吧。比如今天的追悼會，河合

這人也是自殺了的。可是在自殺以前——

青年老實地看着父親的樣子。

——他沒有照相的餘裕。

這次在高興的少將的眼睛裏，發現一抹不高興的顏色。

——照相爲什麼不好呢？也可以作最後的紀念用呀，……

——給那個呢？

——不一定是給那個——我們都希望看閣下最後的樣子。

——我以爲至少在閣下將軍自身，這是不應該想的。我好像相當的能夠理解將軍之所以自殺的心理。可是照相的事情我卻不懂。總不至於想到死後的照片能夠裝飾到處的店頭吧。……

少將差不多是憤怒的樣子，攔着青年的話。

——這講得太刻毒了。閣下不是這樣的俗人。從頭到脚是至誠的人。可是青年的臉色和聲音依然是鎮靜的。

——當然不會是這樣的俗人。也可以想得到他是至誠的人。不過那個至誠，我們總不能夠理解。我們的後來人當然更加難於理解了。……

父和子暫時繼續着難過的沉默。

——時代不同的關係吧。

過了半天少將纔開口。

——唔，大概是……

青年這樣說到一半，耳朵像是靜聽窗外情形的樣子。

——下雨了，爸爸。

——雨？

少將伸長雙腳，快樂地轉變話頭了。

——楹枰不要又落下來就好了……

（註：落語和講談都是一種講演故事的娛樂方法。不過落語大概是偏於諧謔，而講談則是忠烈義俠的美談。）

